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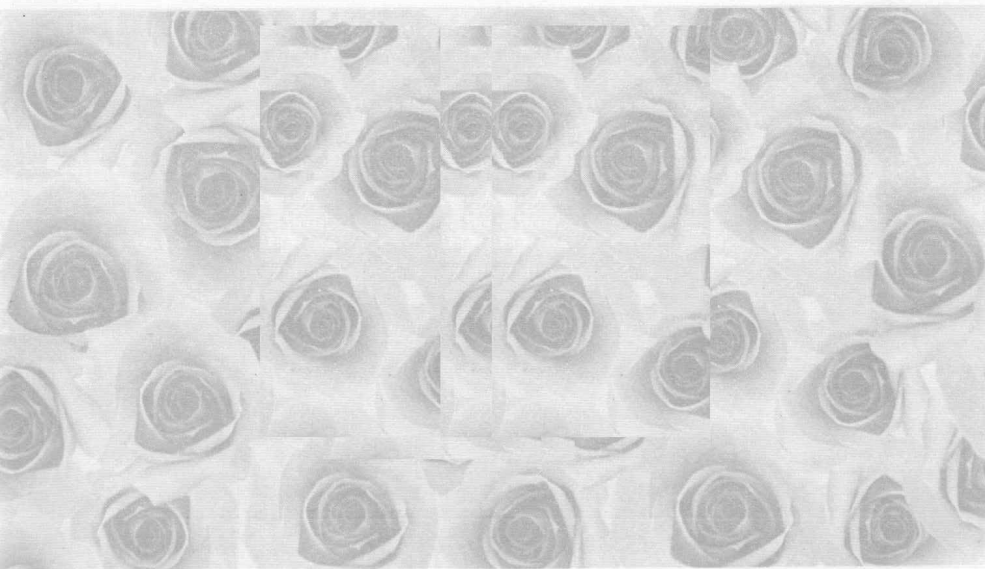
岑琦诗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

I227
6

普

岑琦诗集



浙江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 张德强

封面设计 应一丁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岑琦诗集/岑琦著. —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
2003. 6

ISBN 7-5339-1731-6

I. 岑… II. 岑… III. 诗歌—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3)第005849号

岑琦诗集

岑琦 著

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浙江省新华书店经销

杭州富阳美术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插页5 字数489千字 印张21

2003年6月第1版 2003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7-5339-1731-6/I·1522 定价:32.00元

论岑琦的诗歌创作(代序)

骆寒超

岑琦出生于浙南偏远山区,是从大山中走出来的。少时受祖父影响爱好文学,特别热爱诗歌。1945年在温州师范读书时开始发表诗作。抒情诗《夜潮》作为处女作之一,在《浙江日报》副刊“江风”上发表出来,展示了旧时代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涯及悲愤之情,那沉郁的情绪感动过不少人。从此,他以捍卫人道平等,抒唱人性自由,追求社会民主为己任。这样的一条创作道路,必然会走向革命。作为一个革命战士,岑琦在日后漫长的人生行旅中,可说是受尽磨难:1957年那个“不平凡的夏天”,他竟被人诬陷,戴上荆冠,在东南沿海流浪了二十来年;作为一个诗人,岑琦于1956年发表了成名作——叙事长诗《向导》不久,即为诗而受难,在以后的二十年中被剥夺了抒唱的权利。但革命者与诗人兼备于一身的岑琦,面对这种遭遇,依旧怀着一颗社会民主斗士的心,体现了“虽九死其犹未悔”的精神风采。而《岑琦诗集》,也正是这种精神风采最生动的表现。

《岑琦诗集》收有长诗六首,十四行诗500首,其他的诗均不收入。所以,它其实是岑琦55年新诗创作的一个选集。大致说,这部厚厚的集子包括了岑琦四个时期的创作成果,在此,不妨略作介绍。

作为早期的作品，岑琦只选了代表作《向导》。写这首叙事长诗时，岑琦还只有26岁。当年，这位对摧毁旧世界、缔造新中国怀有强烈革命斗志的年轻诗人写的这首歌颂括苍山红色交通员“老张”献身革命事业的诗，曾产生过相当大的社会反响。我当年还是南京大学中文系的大三学生，读到《东海》上发表的这首诗，就在强烈的感动之余，为家乡浙江竟出了这么一位诗人而惊叹。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老张”是一个具有本体象征意味的形象。作为护送一批又一批革命知识青年到括苍山游击根据地去的向导，他像高尔基笔下的丹柯一样，悲壮地挖出心来照耀他人走出黑森林，奔向自由光明的世界。诗中的抒情主人公“我”——一个离开学校投奔游击根据地的知识青年，显然有着岑琦自己的影子。在通往括苍山的路上，“我”常常幻想向导是自己的一条路，而“老张”在寻求自己的人生价值中，也的确希望自己能成为一条受党指导的路，引更多走夜路的真理觉醒者，通向有碉堡监视、“警犬”巡行、每一座“茅屋都在哭泣”、“每一颗谷粒都在忧伤”的旷野，走进深山，走向黎明，在那里“汇成一条不可阻挡的巨流”，“把黑暗的闸门冲倒”。但在括苍山下黎明之前，一颗敌人的子弹却夺走了“老张”的生命。“我”终于继承了向导的遗志，走出了黑森林，踏上了通向胜利之路。“沿着这条熟悉的山路/我们大队人马开下山/人马呵像暴发的山洪/快乐地唱着：向前，向前……”就这样，《向导》以血染的理想主义激情使全诗获得了现实主义的高品位。岑琦作为革命队伍中的一员，对新中国来之不易的感受特别强烈，体验分外深刻，所以这首长诗显现出悲壮中有社会光明感、豪迈中有革命伤感味的高度交融。这样的诗出现在共和国初期，其分量显然不轻。如果能把它置于当时诗坛的大背景中，以其感受经验的丰富与真切，以其抒情境界的开阔与高远，尤其以其在场景的氛围化、人物的意识流幻示中凸现的意象

本体象征追求所显示的别具一格的艺术风采,和当年颇负盛名的叙事诗,如李季的《杨高传》、田间的《赶车传》等作一番比较,我认为不仅毫不逊色,且是要略胜一筹的。可惜《向导》出版后不久,岑琦就被打成“右派”,备尝人生之辛酸而到处流浪,歌唱的权利被剥夺了。于是,一搁笔就搁了20年。

岑琦创作的第二个时期是从1980年开始的,持续了十年。

这是中国的民主法制建设重新走上正常轨道、岑琦的错案得到彻底改正而终于“归来”的最初十年。因此他的创作热情很高,共写了四首叙事长诗:《真理女神》与《殉道者三部曲》(《闻一多之歌》、《朱自清之歌》、《雪峰之歌》)。它们都有四五百行长,岑琦是每隔两年甚至三年才写成一首,几乎像蚕吐丝那样一行行“吐出来的”。正是这四首叙事长诗,不仅形成了岑琦创作的一个高峰,也为20世纪中国现代叙事诗另辟蹊径,走出了一条抒情化叙事的新路,为这一诗体立下了一块丰碑。

从这几首诗中可以看出,岑琦的诗心总是和时代的脉搏息息相通的。时代在其发展过程中虽然多以真理的体现为主色调,却也难免在一段时期内主色的却以荒谬来体现。以此回观岑琦的这些诗,可以说它们的主角实在只有一个:民主斗士。正是这样一个斗士,既为争取民主而战斗,也为揭露荒谬时代而蒙难。《真理女神》的主角“我”就是这样一个集旧社会的反叛者和新社会的蒙难者于一身的典型人物。他坎坷的人生经历折射出了一道引人醒目的社会反思色彩,从而为这之后写的《殉道者三部曲》拉开了序幕。《殉道者三部曲》是对20世纪中国文化史上三位著名诗人闻一多、朱自清、冯雪峰所作的赞美。他们都是争取社会民主的战士,贯穿三颗心的是一条由维护祖国尊严、凭依人民力量、追随时代真理层层递进而成的红线。在《闻一多之歌》中,闻一多是以“火”的意象来显示的。他是个“光明的发掘者”,

但现实浓重的黑暗使他深感到自己陷于书斋的无奈，古代文化矿脉中发掘出来的“火”显然无法冲破黑暗、给现实带来光明的。于是他走出书斋，走向社会，在广阔、深厚而又沉默如同大地的人民群众中“发掘深藏在地下的火种”，并终于高举起喷射着“人民觉醒的火光”的火炬，与黑暗势力展开了决战。在“与黑夜的对话”这极精彩的一章中，面对黑暗势力的威胁利诱，这位民主斗士不为所动，而是大声宣告：“你能杀死一个光明的探求者/但你无法扑灭遍地燃烧的烈火。”因为“愤怒的灵魂已不是强权的奴仆”。当他矗立于民主斗争狂澜的浪尖、高擎着火炬向旧世界发出呐喊之际倒下了，但他的血点燃了火焰，并在人民的大海中腾起一片更其燎原开采的“复仇的火炬”，“把一轮血淋淋的红日托出地平线”。这种围绕“火”来拟喻的变形象征人物叙事诗和呐喊式的直接抒情相结合，使这首诗呈现为维护民主事业而殉道的壮烈。

《朱自清之歌》中，朱自清是以“清溪”的意象来显示的。他是来自山间的清溪，向往“奔腾在中华儿女的血脉里”的黄河：“我多想融入你的心中/让每个细胞呼吸着你的浩然正气”，即使是旱魔吸干了他的津液与血浆，化为云雾，漂泊在远离人间大地的茫茫天际，也期待着雷电来把自己击碎，化为一掬相思泪——滂沱的大雨，“投向你的浪尖，融入你的洪波”。这种皈依人民的觉醒与行动的幻化表现，使这首围绕“清溪”来拟喻的变形象征人物叙事诗以“清溪”明丽中的柔曼、柔曼中的坚贞而显示出执着人生操守而殉道的高洁。

《雪峰之歌》中，冯雪峰是以“雪峰”的意象来显示的。他是具有沉郁、坚毅与伟岸的精神形象的大山。作为播种革命火种的长征队伍中的一员，沾血的脚印编织出对大地的赤诚。但是，虽然“浴血奋战”中他“未辱没斗士的称号”，“硝烟逝去之后却失去了

人的尊严”——成为被彻底孤立再也无法奔走的沉默的大山，而在“天崩地裂”、“太阳迷途于自己的轨道”之后，这座孤独的大山更被“来自春天的寒风”“封冻我的脚步，封冻我的眷念”，迎来了永远沉默的“山的悲剧”。但天地间浩然正气决不会被辱没，美的精灵“白雪女神”逃出天庭以雪的轻纱拥抱了大山“崇高的孤独”，巍巍雪峰终于“让一切都凝结在洁白的透明里”，神圣的存在显示出“进入光的颤动，美的净境”的精神形象，向一部人类文明史谱写了一曲“灵魂走向美的化境的旋律”。因此，这首围绕“雪峰”来拟喻的变形象征人物叙事诗，呈现为捍卫革命真理而殉道的悲慨。

如果说在“文化大革命”的精神废墟上重新站立起来的一代有良知的中国人终于认识到反封建依旧是20世纪中国时代真理追求中的根本课题，那么岑琦对这些热爱祖国、追随党所领导的革命事业的民主斗士殉道的壮烈境界表现，殉情的高洁境界表现，殉忠的悲慨境界表现，无疑具有了新时期反思文学中的诗歌精品价值。活跃于20世纪80年代的“归来”诗人群中，虽然各人在抒情事业上都有自己的成就，但能达到像岑琦这个“三部曲”这样分量的，大概只有昌耀的《慈航》、《山旅》可以与之并提了。

20世纪90年代前期，岑琦忽然写出了诗剧《少女与天使》，这是一个堪称奇诗的文本。它的出现，形成了岑琦创作的第三个时期。

在写《少女与天使》之前，岑琦写过一首哲理抒情短诗《时间》。他的抒情思路在“时间”这个意象的把握上显出了突兀。《时间》这样说：“我是永恒的光的面影/在宇宙间永无止境永不衰老/灾难无法在我的脸上锈刻印痕。”如是岑琦向他的诗灵发出觉醒的呼唤：“冲破迷雾吧，冲向遥远的碧蓝/时间之花会绽开

无比光艳的笑脸。”这是一场富有超验意味的宇宙生命感悟。我以为这促成岑琦去写《少女与天使》。在写这部诗剧时，岑琦也获得了上述那种超验感悟：“神灵与人类之间并没有隔阂/缪斯的信徒常与神灵交往。”因此，他要以灵性去破译出“智慧的人类究竟从哪儿来”这个“萦绕千古的疑团”，写一篇“史前的乐章”——少女百合花与天使（外星人）之间发生的一场催人泪下的爱情故事，并进而完成了一场人类创造工程的神秘化抒情。这是岑琦在灵的觉醒后发现的一条超验象征型抒情思路所导引出来的。那这条思路又要把诗思导引到哪个终极去呢？诗篇最后，百合花在告别人间时向她的孩子这样说：“孩子，天外有天，去开拓吧/到星辰上去寻觅父辈的踪迹……”这令人产生悠远的情思。如果说20世纪的人类在创造性事业的追求中，宇航员的宇航是迄今为止进入的最高层次，那么探求诗国的“宇航员”也该是20世纪诗歌事业追求中所要抵达的最高层次吧！如此说来，科学与诗学该是孪生兄弟，智慧与幻想该是双胞胎姐妹，而《少女与天使》中的诗意幻想所蕴含的深层体验也该展示了如下这层科学智慧：人之为万物之灵，要不断开拓自己的生存世界，要让主观世界在不断地追踪客观中更接近最高的真，最高的美，因而也是最高的善。《少女与天使》的主要价值就在这里。当然，它也还会有另一种价值，即它出现在世纪之交还似乎传达出了诗坛的一道新的信息波：以超验象征为逻辑起点的新浪漫抒情，已经像凤凰一样再生。是的，21世纪的中国诗坛，将会有一场超越于人的觉醒的灵的觉醒，开遍新浪漫之花。而岑琦的这部诗剧，的确说得上是一道美丽而神秘的信息波。

值得指出，《少女与天使》也发出了另一意义的信息波：岑琦是一个富有开拓精神的诗人，他在不断地拓展自己的抒情幅员、探求新的抒情诗体，以对这辽阔的抒情幅员作更动人的表现。这

就使他紧接着写作《少女与天使》之后，毕十年之功用十四行诗体写成了一批抒情短诗，使他的诗歌创作进入了第四个时期，攀登到又一个创作高峰。

这批十四行诗共有500首，单就数量而言就相当惊人。这些诗是岑琦在漫长的人生旅途中所唱的抒情曲，抒情的对象虽然驳杂，情愫内涵未免纷繁，但作为一个整体，这500首十四行诗所体现出来的，乃是一场岑琦人生哲学的诗体展示，即以对真、善、美作多层次多角度的抒情，把他的宇宙观、功利观和美学观用内心独白的形式感性地传达出来。

岑琦在《智慧的云》中说：“我的心灵是一片蒙昧的苍穹/我期待智慧的星云前来播种。”这里有很强烈的追踪宇宙的意向。有鉴于此，才使我们对《颤动的一线》有必要来一番特别的关注。这首十四行诗所抒写的是他凌晨登高望远所见的那一条被颤动的旭光映红的、富有神秘诱惑力和朦胧美的地平线。正是这一条线似乎在召唤他去“寻觅天外的乐园”。于是，“跋涉者”有了“向往开天辟地，翱翔于蓝天”的激情，感觉到“道路始终没有终点”。可是，“我翱翔的灵魂纵使飞离大地/仍然热恋碧空尽处颤动的一线”。这是一首抒唱生命追求没有穷尽的诗，因为“天外有天”，颤动的地平线永远是在前面作着召唤。作为这场抒唱基础的，是岑琦置自己于宇宙中引起的超验直觉感应。如果说“真”是对宇宙世界及其规律的认识，对“真”的彻悟能强固人积极向上、永远进取的意志，那么这首诗可说是全面地反映了岑琦对“真”作由感性上升为智性的追求，因而也就成了他诗体宇宙观呈现的典型文本。由此看来把《颤动的一线》说成是岑琦这些十四行诗对“真”所作抒唱的总纲未尝不可。于是在《向往》里，我们看到岑琦想融入宇宙世界的一片激情。在《融入碧蓝》中，他说自己这缕“漂泊的灵魂”之所以“想将生命投入一片碧蓝”，是因为“碧蓝尽

处”是“星星的摇篮，太阳的故乡”，显出诗人欲融入宇宙以获得大智慧、大醒悟、大美丽的激情。由此看来岑琦融入宇宙的直觉把握，并没有把自身引向大虚无，倒是引向了坚信未来与永远进取的精神境界。在《时间》一诗中，岑琦抒唱出“在宇宙间永无止境永不衰老”的绝对时间，说“通过环形隧道我会去而复返”，因此，他高唱：“冲破迷雾吧，飞向遥远的碧蓝/时间之花会绽开光艳的笑脸。”的确，跟随着“光的河流”的时间前去探求，未来总是会光明美好的。这里有灵的感应，生的大彻悟。惟其如此，才使他在《木桩上的绿芽》中，对挂过铁蒺藜的那道栅栏中一根木桩——这天地间苦难的标记，竟然因季节的变换而抽出了绿芽而为之心动，彻悟到“生命从来不知道什么叫绝望”这条宇宙律。正是受这种宇宙律打底而坚信未来这一信念的作用，才使生命激发出永远进取的能量。岑琦把握准了这一抒情逻辑，写下了《站台》、《陨声》等诗作。前一首有一个绝妙的想象：把地球比作“站台”，而“我”在“站台”上等“供我奔驰的列车”到来。但这一渴望只让我在梦中实现了一会，梦醒之后，这世界已发生了“沧桑巨变”，“我”面对“变幻的世界”欲求奔驰的渴望也有了新内容：“地球仍是小小的站台/我在等待宇宙飞船来自天外。”对实现欲望的最高要求，也正是永远进取精神的动人体现。《陨声》对这种进取精神还有更进一步的意绪体现。“陨声”作为回荡于宇宙间的“超声波”，引起诗人“无限深沉，无限博大”的超验感受，因为这意味着一颗星的陨落。但是“陨落不是毁灭”而“是全新的投向”——“将光的种子播向另一个蓝天”的一场生命“新的播种”。因此，“倾听陨声，倾听宇宙的脉搏/倾听陨声倾听未来的召唤”。这暗示着生命存在的宇宙律体现为否定之否定中永远的进取，不懈的探求，持续的更新，并因此显示出灵的觉醒的新浪漫抒情色彩。

“善”是面向社会的，它具有社会功利价值标准。岑琦的一批体现“善”的十四行诗大多从爱国情怀和人格力量这两个角度切入。他的爱国情怀是真挚的，特别显示为对民族振兴的强烈期待和坚强信念。《忘川》一诗抒写一批“干渴的灵魂”在“忘川”中争抢着畅饮忘川水，可“我”不肯饮忘川的水只是“让灵魂在忘川边熊熊地燃烧/在火光闪烁中凝望我的祖国”。围绕“忘川”这个意象展开构思，机智而巧妙，令人回味无穷，这正是主体真挚的爱国情怀在创作感受境界中一场动人的反映。唯其如此，才使他在《大山的脊梁》中，把祖国喻为纵然被“掠夺得衣不蔽体”而“依旧肩负着千年的变幻的风云”永不弯腰的“力的象征”——“大山的脊梁”，而我则凭依这条脊梁才有可能向生命的顶峰攀登。“若问我心中为何充满朝霞/只因我站在你的肩膀之上”——把祖国作为自己生命存在的终极依傍，感恩之情也就溢于言表了。在《血墙》中，他把东海边一道抗击入侵者留下的血染的墙，称颂为“民族不屈的胸膛”，而“民族之魂发出熠熠的光辉”，则是人类正气凝成的“不朽的丰碑”。这就足见岑琦爱国情怀的忧愤深广了。在这种情愫郁结的基础上，岑琦终于写出了《寻找太阳》。这首诗可说是对十年浩劫后徘徊在民族废墟边的一代精神失落者而发的。岑琦把祖国比拟为神话中的“夸父”，表现为“中国的灵魂拄着桃杖出发”前去“寻找失落的太阳”的雄姿，从而唱出了这样一曲坚信民族必然会振兴的浩歌：

一个背影坚韧地向东方跋涉
沉重的脚步伴着不屈的脊梁
中国的灵魂是热爱光明的灵魂
定能从深海中捞回失落的希望

祖国在这里显示出如此巨大而悲壮的形象，我们不能不赞叹。岑琦这一腔报效祖国、献身民族的激情还在一批具有内心独白色彩的诗中获得了动人的抒发，其中以《阳光瀑布》最为动人。这首诗把我们改革开放的开明时代比喻为普照中国大地的阳光，阳光猛烈的照射拟喻为“阳光瀑布”，这“光瀑”在诗人心中酿成“热血沸腾的激情”，冲刷掉“沉积多年的忧伤”。可他又期待着这“光瀑”能把自己“熔成光子”、“灵魂凝成一缕缕射线”，并决心“以我的微光去照耀祖国大地/以我的爱心抚慰大地的忧郁”。毋庸置疑，这样的抒情使一个爱国者形象闪射着特定时代的精神之光矗立在我们面前了。这是岑琦对“善”的诗情体现。至于另一类“善”的诗情体现则是岑琦对人格力量的抒情。作为一个来自山乡的诗人，岑琦在《山之子》中自称为“山之子”，说自己是一个“连血液都沾染上熔岩的元素”之人。因此，他还说是大山赐给他坚贞不屈，清泉赐给他纯洁无邪，悬崖赐给他高瞻远瞩，激流赐给他奋进不息，绿树赐给他无惧淫威。可以说岑琦在此展示了一个存在于自己心中的人格品位系统，而这个系统就来自质朴善良、刚正不阿的山地人的精魂。以此回观他这批表现人格力量的十四行诗，的确，他的人格品位都是相应地从这个系统中体现出来的。《拉纤》中岑琦把人世间血泪凝成的大爱拟喻成一只船，而“我”背着纤绳逆水而上，要把“船”拉向更高的境界。这根纤绳是以“日月星辰拉成线”又让“时光交织”而成的，它扣进“我”的肉里，“每一根纤维都饱浸着血汗”。纵使冰雪的刀砍“我”的脊背，骄阳的火鞭抽“我”，也不能终止“我”匍匐着前进时所发出“生命的呐喊”，这充分表现了主体受大爱的激发而产生的那股坚忍不拔的意志力。在《跋涉者》中，这一股意志力则发散在无畏的生存探索中，“跋涉者”以渗着血迹的脚印，在荒原上走出一条探索之路，且一路播下血的种子。这样的“播种”“只是对未来的一种

寄托”，“留给子孙后代的祝福”。这里有一种无畏地探索所怀有的崇高感。于是，我们在《超越深渊》中，进一步看到了岑琦对献身精神的崇高抒情：深渊边一棵大树虽被风暴刮倒了，但它却“抓住岸边的热土”，把自己化为一座活动桥梁，以便给人以超越深渊走向彼岸的依傍。

岑琦的这批十四行诗中更令人神往的还是对美的抒情。

如果我们承认：至完美的，也是至人性的，那么对美的抒情，说到底是对人性美的抒情。但正像人性不能抽象化一样，美也是无法和特定社会脱离的。岑琦对美的抒情是在新时期这个时代开明、社会祥和的生存氛围中对人性追求的动人体现。大致说，他的这一场追求是通过生命美、自由美、创造美这三方面达到的。在生命美的抒情中，《曙光女神》最有代表性。在这里，曙光女神被拟喻成是从种子里辐射出来、像一朵带露的白玉兰一样的窈窕少女，执一枝灵芝草向“我”走来，她带来大地的绿茵和淡淡的芳馨，然后让阳光凝成一个明朗的世界凝望着“我”，给“我”带来欢乐。这是大自然之美，生存之美，生存于大自然中热爱生命者的生命之美。从神异而美妙的遐想中，流露出来的这一脉肯定生命存在之美，也是我们改革开放的开明时代在诗人岑琦潜意识中一场动人的反映。唯其如此，才使岑琦这一类诗始终萦回着一片幸福的情绪，这就是美的享受的情绪氛围，强固着诗人生存的信念。在《与春天约会》中，“春天”成了这种生命生存之美的借代词。当一个忧心如焚、陷入生之绝境者，在“了无人迹的雪原”、“凄风苦雨的峡谷”等待“春天”的到来，这“春天”——生存之美会如期而至，可不是吗？“我的踪迹——坟墓边的嫩绿/我的微笑——雪地上的红梅”。岑琦对自由美的抒情有一个核心的意象：飞天。在《飞天》中他称飞天女神“是中国自由的灵魂/向往自由向往碧空向往超凡”，而“灵魂不受羁绊”成了她最高的境界。

这位自由神——“飞天”，“即是极乐的彼岸”。在这里我们看到岑琦对自由美的追求怀有一份宗教的虔诚，且是与同出于超验感应的宇宙意绪结合在一起的。因此，好多这一类美的抒情以宇宙神游的意象来显示，具备形而上的超凡性。《羽化》中，岑琦把尘世间的自己比作陨落在寂寞的山林中的沉默的陨石。而“谁知我原是另一个星球的歌者”，因此，“我”渴求能像杜鹃泣血啼鸣般纵情歌唱，而为此“我”幻想自己羽化成一只鸣禽，或者重新变陨星那样从宇宙间掠过：“与其作沉默的石头存活千年/宁作闪光的流星燃烧于瞬间。”为了追求到最大的自由美——神游宇宙而宁愿在神游瞬间后毁灭，这种自由美的追求之情可说已达到灼热的程度。当然，作为追求自由美的象征表现，这些宇宙神游只是一种“遥远”而已。岑琦对自由美的追求还要回到现实人生中去。他在《觉醒》中就作了渴望个性主义时代精神归来的抒情，因为个性自由才是“生命的根”。因此，他诅咒心灵遭受奴役以致失去自我的生活，高唱“让赤裸的灵魂唱出觉醒之歌”。这是一场更接近人性的抒情，也是对自由美的抒情。必须看到，在岑琦的诗学中，生命美与自由美的终极皈依是创造美。或者说，在经历真与善的洗礼而进入美的追求境界后，创造美才是岑琦神圣的偶像。而创造美在岑琦的心目中，其实是创造心灵事业——诗之美。《发掘》一诗是很可注意的。它抒发的是诗美创造的崇高感受。诗中说，“我”为了“探寻一支能震撼灵魂的歌而潜入生活的最底层”，并“从历史的沉积层挖出风雨声/从每颗砂粒中探索生命的奥秘/从每个水滴里寻觅梦的晶莹”。这场诗美的创造不仅在其过程中就显现出神奇、悲壮而令人为之倾倒，更在于创造的对象——诗美本身：“歌声即是我拥抱大地的魂魄。”这就美得博大了，有一种人类之爱的真挚——而这正是至人性的抒情表现。作为人性、人道的固执的捍卫者，岑琦这样的诗美追求几乎成为

维系自身生命唯一的依据。因此，在《心灵的驿站》、《诗船》等作中他一再申述自己与诗美创造相依为命的意义。在《心灵的驿站》中，他说“孤独的行旅只有歌陪伴着我”，“没有歌声陪伴我无力跋涉”。他还自问：“我为什么还活着？”回答是：“心中还能涌现激情的歌。”这种心灵创造美对跋涉者来说是能起增添力量作用的，因此“我的歌也会获得最大的快乐”。于是他纵情高唱了：

是的，我的歌是心灵的驿站

歌声是我苦旅生活的全部寄托

这就是为诗而受难的岑琦把诗美和生命美、自由美交融成一体的血泪的歌声。

岑琦在他的十四行诗里不仅仅是对真善美作正面而单纯的礼赞，还和对假、恶、丑现象的诅咒、鞭笞结合起来，即以后者作陪衬来对真、善、美作人生哲学的全方位诗体展示，这种鞭笞假、恶、丑的诗可以举出不少，《小小的兽》、《欲望》等是对每个人身上可能存在的邪恶因素所作警惕性的揭示，《变脸》是对人际关系中一批“变色龙”作鞭笞。《千年古藤》、《红蜘蛛》是对攀附者险恶之心的咒语；《虚构》是对虚构“灵魂的踪迹”者的怒斥。这些伪善者在当今社会还有市场，的确证实了“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这一警语。

读岑琦的这些诗使我陷于沉思，饱受过灾难的他为什么一直到古稀之年诗中仍能激发出强烈的斗士精神、散发出浓郁青春气息呢？答案有吗？有！在《心之旅》中他这样写：“问灾难为何能激发我的诗情/只因受创伤的心仍充满了爱”。是的，这缘于岑琦灵魂深处始终浮荡着一团以明净的心地，高洁的情操对待广大人民的爱。如果说一个诗人的创作个性是他精神意识，人

生境界独特存在方式的显示，那么我们也可以说显示岑琦创作个性的两个审美敏感区——大地和山泉，正是他对人民纯净而固执的爱的独特存在方式的显示，在《啊，大地》中，岑琦说：“在那苦涩的难以下咽的岁月/我曾匍匐在你的胸前嚎啕痛哭”，“只要贴近你我就不会枯萎”。在《大地的心》中，当“命运之神将自己击倒在地，权力将自己的灵魂碾成尘泥”时，他就匍匐在大地的胸膛上，倾听到一种博大的心跳声，感受到“大地的心声”输给自己的热力，促使自己从荆棘丛中站起来“重新上路”。这种对大地的爱真有点像希腊神话中巨人安泰那样，力量只能来自大地，而一离开大地，他就失去生命的一切。于是，岑琦还在《大地的爱》、《大地的眼睛》、《大地情怀》、《冰山下的对话》等诗中，对“大地”作了神圣的抒情。在这些诗中作为核心意象的“大地”，所象征的其实就是岑琦所效忠的人民。在《琴泉》中他说自己“满腔热情总是与流泉紧紧相拥”，他的“一股情思”总来自大山深处的“山泉”。正是“山泉”“染绿了我的灵魂”，保护我心中的绿洲。在《朱自清之歌》中，岑琦之所以把朱自清比作来自山间的清泉，以显示其明净与高洁，道理也就在于此。尤其在《山溪》中，他说山泉具有斗士坚忍不拔的秉性，从不怕重峦叠嶂阻隔去路。“哪怕地层深处是火的王国/也敢潜入火山烧沸自己的血。”这样的感受也就使“山泉”这一意象进一步显示出力的纯粹。在《泉》、《回响》、《九折瀑》、《故乡水》、《天河水》、《酒泉》等诗中，也同样对“山泉”这审美敏感区作了突出的呈现。而作为又一个核心意象，“山泉”在岑琦诗中所象征的乃是他固执地坚守着既明净高洁又具有力的坚毅的情操。岑琦正是怀着这种情操向人民付出了大爱，从而使他这些诗获得了这般高品位的审美价值。

当然，以上一些意象表现正是岑琦诗中深蕴着普遍的人性意绪和个体自在精神的命脉所在。而这一条命脉也必然会和岑